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假日暖洋洋》作为新类型贺岁剧初试啼声

所谓“用爱发电” 是一针脱离生活实际的迷幻剂

邱唐

事业有成却情场蹉跎的御姐许可依(姚晨饰)在经历十年爱情长跑终遭“出轨”后,在高级酒店里邂逅年轻服务生侯昊(白宇饰);志大才疏的失意者陈斌斌(大鹏饰)与创业成功的宋小可(张静初饰)冲动结束了“丧偶式”婚姻,趁着过年全家出游,结果激情上演旧情复燃的戏码;热心公益、连啤酒都没喝过两罐的“别人家的孩子”陈暖暖,突然领回家一个比自己妈妈还大三岁的男朋友;问题少女温若楠始终不知道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难得的父女度假时光依旧是鸡飞狗跳……

《假日暖洋洋》就是将这样四段逻辑上没有任何必然联结性的“奇情”,设定在同一场域三亚发生,通过生硬的不断切镜而强行连缀成的一部剧集。喻之以眼前的年夜饭菜单,《假日暖洋洋》恐怕连尚须熔于一炉的“杂烩”都算不上,顶多是一个摆在一起的“拼盘”罢了。但随着剧情的展开,《假日暖洋洋》从寂寂无闻倏忽蹿升至某播出平台热门榜首,仿佛一匹突然闯至甲子年末电视剧市场上的巨大黑马,这实在是出乎笔者的意料的。

电视剧自我定位“贺岁轻喜剧”,在笔者看来,这个定位是基本名实相符的。这年头的电视剧,但凡有一些插科打诨的桥段,无厘头的情节,或者不着调的台词,基本都可归为“轻喜剧”。更何况演员阵容中,姚晨、大鹏等本就搞笑出身,哭戏都自带喜剧效果,因此整部剧集带给观众的观剧体验,总体上还是轻松、愉悦的,适合大家在春节假期用来打发时间,聊以消闲。无论是剧集的首播时间还是剧情设定的背景时间,都是农历中国年的前夕,实在是假如包换的“贺岁”之作。“贺岁(电影)片”早已司空见惯寻常事,“贺岁(电视)剧”这一概念却鲜少听闻。前些年我们在惊叹春节档电影票房不断创新高的同时,总是在感慨,走进影院看贺岁片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新年俗;而今年,电视荧幕和网播平台显然也开始“蹭”春节的流量与热度。

只是,作为新事物的“贺岁剧”究竟是什么?目前似乎仅有《假日暖洋洋》这一个样本。但就笔者的观察,作为贺岁剧的《假日暖洋洋》与大众更为熟悉的贺岁片相较,除了在观看方式和时长方面有天然的差异之外,几乎没有立异标新而独树一帜的地方。事实上,《假日暖洋洋》



《假日暖洋洋》将四段逻辑上没有任何必然联结性的“奇情”,设定在同一场域三亚发生,均为剧照

基本就是对于传统贺岁电影一种模仿,或者说得更堂皇一些,是一种致敬,满满都是过往典型贺岁片的套路。

首先是卡司,阵容强大、群星荟萃基本是贺岁片的标配,《假日暖洋洋》也并未免俗。姚晨、白宇、张静初、胡军等人的“腕儿”,即便是今日的电影界,也应该算是一线了;郑云龙、高叶、朱颜曼滋等虽是电视剧新人,但自身话题流量不少,更增加了剧集的受众关注度;陈小艺、谢园等老戏骨的加盟,则更添剧集的看点,事实上,全剧的妈妈们要比主角们更加出彩。豪华卡司本身并不是原罪,但顶流明星不是剧集质量的当然保证,适材适所才是选角的终极皈依,否则,再花哨热闹的演员阵容,终究是对于之前贺岁片严重的路径依赖罢了。

1997年的《甲方乙方》是公认的内地贺岁片滥觞之作,影片建构了一个“好梦一日游”的虚拟世界,从此,我们的贺岁片几乎逃不出这种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情境。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组织剧组旅游,把故事片当风光片来拍,譬如徐峥

的“囧”系列和陈思诚的“唐人街”系列。然而,这种借助空间的位移来讲故事的手法,除了作为一种变相的旅游宣传片带火当地的旅游业外,本身是非常可议的。空间上的疏离感带给观众的异域想象会成为一种“自带滤镜”,将不合理、不现实、不圆融的情节统统变得可接受,这是此类作品的讨巧之处,却也是其硬伤。远离生活常态的空间场域会营造出一个梦幻而短暂的乌托邦或者世外桃源,使得生活本身变得缥缈而轻松。在异域的美景中,没有案牍劳形,没有柴米油盐,没有世俗眼光,王子和公主可以随心所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假日暖洋洋》也是如此,三亚的蓝天白云、阳光沙滩实在曼妙,看得我都想去待两天。可是醉人的海风或许可以让女强人爱上穷小子,撩人的海浪也可以涌动起离婚夫妻的旧爱,但这一切乱情迷恐恐怕都出了海南岛,回到北京生活还要继续,享受慢生活的侯昊真的能够忍受强势霸道的女王许可依吗?实践已经证明过不下去的宋小可和陈斌斌就真的不会重蹈旧日的覆辙了吗?不是说这样的剧情设置完全不可



取,但这种一触即破的粉红色泡泡能且只能让观众呵呵一笑而已,号称“首部”的贺岁剧《假日暖洋洋》注定是不深刻也是不卓越的。

住历史的更远处追溯,大众熟悉的周星驰喜剧片诸如《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大内密探零零发》等等都是华语电影的早期贺岁片代表作。正因为这样的师承关系,“无厘头”几乎成为贺岁片的标签,一切虚无的、造作的、脱离生活现实的剧情设置与情感抒发都以轻松愉快、欢乐祥和之名合理化,《假日暖洋洋》也未脱此窠臼,剧集演绎的姐弟恋、忘年恋、婚后恋还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甚至渣男劈腿、婚内冷暴力、单亲与子女的相处等等当然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甚至会让很多观众心有戚戚焉。

但总的来看,剧集的演绎却并不十分成功。一方面演员的表演太过戏剧化,或许是明星人设的问题,姚晨也好,大鹏也好,挺深刻的情感戏经他们一表演,总觉得像闹着玩儿似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剧情的总体走向,花好月圆、佳偶于飞自然是人们最美好的切盼,但生活中不大可能只仰望爱情的星空,而无视经济的大地;破镜重圆、分钗合钿也不过是野史上真伪无考的一笔;丈母娘接受比自己还大三岁的女婿更是极小概率事件;也不会总有一个周阿姨会正好出现,

同时解救丧偶的老父亲和暴躁的小女儿。优秀的文艺作品要能够反映现实、展现人性,还要能引导我们寻找突围之路。从这一点上来说,《假日暖洋洋》这种“用爱发电”式的真爱无敌宣言,显然有些平庸,本质上仍然只是一针脱离生活实际的迷幻剂,可以让观众一时爽到,却未能解决甚至没有面对问题,自然也未呈现令人期待的作为新类型贺岁剧初试啼声的惊艳感。

然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敢为天下先的《假日暖洋洋》因其首部贺岁剧的地位,势必会在中国电视剧史上留下一笔。受疫情影响,人类的精神娱乐生活正在走向“新常态”,“贺岁剧”对“贺岁片”的分庭抗礼甚至侵蚀挤压是可以预见的趋势。但内核高度同质化,仅仅是放送介质的强行分野,实在让人有些意难平。事实上,《假日暖洋洋》每一条感情线单独拉出来,都是一个典型的电影剧本,非要堆砌、注水成一部电视剧,创意十足,诚意不足。

无论如何,笔者坚信,《假日暖洋洋》拉开了中国贺岁剧时代的大幕,但笔者真正期待的,是更多但开风气不为先的优秀作品的涌现,能给“贺岁剧”下一个截然不同于“贺岁片”的新定义。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研究员)

新综艺·新观察

《舞蹈风暴》

能否成为舞蹈跨圈的“风暴眼”

慕羽



▲谭元元在《舞蹈风暴》中演出的作品《归来》

360度影像,140台摄像机,舞者凌空飞舞的瞬间被定格,这不是一支连贯舞蹈偶然的抓拍,而是微观到“帧”的选择,被一档热门综艺《舞蹈风暴》称为“风暴时刻”。《舞蹈风暴》第二季收官后,收视率和豆瓣评分也成为同类综艺的“风暴时刻”。尽管评分人数无法与热门影视剧相比,但舞蹈艺术从圈内人“小而美”的热闹进入“大众”视野,应该是件好事。

不同于多年前正襟危坐的电视舞蹈比赛,也不同于在“大众化”和“专业化”之间游移的同类型舞蹈真人秀,《舞蹈风暴》的突围在于吸取了网络综艺的“垂直性”,以及文化类电视综艺的“高品质”,呈现出“融合”的文化气质,是一档兼具“大众化”和“专业化”的舞蹈类综艺。

感受一下“风暴鉴证官”沈培艺的现场点评,就能体会到这种特色。她用真切、专业又不乏诗意的语言,为观众带来了跳舞、编舞、赏舞全方面的知识,浸透了人生感悟和艺术造诣。有网友把金句频出的舞蹈家沈培艺称作“语文老师”,还有人收集她的精彩语录。

“大众化”并不等于“娱乐化”,“专业化”也不必总板着脸孔。近年,几档关注精神追求的文化类慢综艺和艺术类综艺,成为一股股现象级“清流”。以“朗读”“配音”“歌剧音乐剧男声”等内容制作的小众综艺逐个破圈,为《舞蹈风暴》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这让人不禁感叹,如今只有趋向高品质的“小众”节目,才具有破圈潜质。

融合是悖论,也是“平衡术”

“融合”就像“风暴时刻”这个高科技运用带来的悖论。现代舞之母邓肯说,舞蹈的魅力不是一动不动的姿态,而是“动作间可以相互衍生”,不过“舞蹈家哪怕有一个舞姿值得由雕塑家将其付之于大理石而得以保存的话”,那会是“走向未来的第一步”。舞蹈家哪一个舞姿被记录下来,雕塑家是有选择权利的;而“风暴时刻”的特别在于,主创或舞者可以自主选择“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瞬间”,节目也就有了悬念。

虽然“风暴时刻”这个创意并非《舞蹈风暴》源发,但因其惊艳绽放,仍抢尽风头。不过,由于常被定格的都是技术性瞬间,也成为被诟病的环节。舞蹈技术非常重要,对吗?对,也错。芭蕾舞、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都有各自的技术体系和派别,国标舞、霹雳舞(街舞的一种)的竞技色彩更加浓厚,甚至被纳入“体育”范畴。作为积淀,没能化为无形,舞蹈就失去了灵魂。更何况,“不舞之舞”在现代舞历史上产生了无数个令人难忘的瞬间。所以我们不妨看一看,他或她跳的是作品,还是指定的动作套路?

文化元素的融合最根本

《舞蹈风暴》聚焦推人而非作品,不过精华往往是舞者倾情投入的作品呈现,尽管只有两分钟左右,有时还被赛制割得零零碎碎。但整体看来,除了舞者、舞种的融合,《舞蹈风暴》最深远的“风暴眼”是文化元素的融合。

上一季胡沈玥的《儿时》《遇见》,本季谢欣的《原点》《流浪》,都带出了不同于以往舞蹈真人秀现代舞的品质,不用煽情,而是或安静、或坚定地用身体的每一个关节传递生命感悟。陈添的《逆流》也呈现出舞者不惧逆流,行云流水的身体质感。罗昱文古典风韵的《明月》,飘逸随性地刻画了一种酒仙文人的个性。这些精英文化底色的作品并未拉开与观众的距离。当然,中国舞蹈艺术应该是雅俗兼容的。唐艺铭和黄馨仪这对搭档档档就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拉丁舞剧或音乐剧中,也有可能诞生大众舞蹈明星。

更为精彩的是不同类型和个性的舞蹈、舞者还能彼此交融。华宵一与谢欣正面对决之际,一改柔情似水的形象,武舞相融,内敛沉着,让人想起王家卫艺术电影《一代宗师》中的宫二,但这个作品叫《见自己》,另有趣味,或许这正是华宵一骨子骨里的劲吧,这个短短的出场却是一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汇。

《媚》中的朱珠真是俏丽、妩媚、自在啊,轻盈而不轻佻,多情而不卖弄,这样具有“现代感”的古风女子形象在舞台上倒不多见,但那不正是现实生活中不少女孩儿们的写照吗?谢欣、陈添、王韬瀚的三人舞《幻·境》,与《不染》的歌声呼应,颇具仙侠气质,也将现代舞身探索的精英意识与年轻人偏好的古风品味相融。创作形态的舞蹈一旦成为了“作品”,我们很

难用某一舞种来界定了,作品用到了某些舞蹈“元素”,不一定就成了某种舞。“蛇男”杨小健表演的《惟面》将街舞韵律渗透进惟面文化中,竟未有违和感。让我们体会到,街舞从一种亚文化走向大众,与民间传统文化的融合又带出了不一样的色彩。

再比如第三阶段合作赛,Hello Dance和O-D0G两大街舞团带来了致敬医护工作者的《救》,虽然字幕上称其为“街舞”,但在我看来,这便是融合了街舞元素的当代舞作品,也体现了主流核心价值观与流行文化的融合。骨子里有着“街舞”基因的街舞,在作品“比拼”的《舞蹈风暴》中并不占优势,但富有现实感召力的作品《救》成了例外。

一个小角色的成功塑造,让我们发现一档综艺节目中,舞蹈不再被狭义地认为“长于抒情,拙于叙事”,叙事已然跳出情节的禁锢,用风格、动势、空间、速度的变化实现了特别的舞蹈叙事。而且,“戏剧创作”这个近年中国现代舞领域的“戏剧舶来词”,已经频繁出现在《舞蹈风暴》主创名单中了。为一段两分钟的小舞蹈进行“戏剧创作”,说明独立舞者十分用心,也非常在意“融屏时代”每一位关注舞蹈的观众。因为“戏剧创作”本就是连接主创、媒体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离开舞者这个身份,还会继续跳舞吗?”最后,谢欣(一个舞者的自由)实际上跳的是一个人生的终极命题,就像生命个体都无枉来世间一遭。我也很欣赏在《我不是西西弗斯》中,把“大石头”

当成“懒人沙发”摆弄的陈添,他带来了一份自足自乐的单纯!这便是现代舞的魅力,舞者跳角色,也是跳自己,更重要的是超越个体,推己及人。

让人惊喜和意外的是,《舞蹈风暴》的两届冠军竟然都是独立舞者和现代舞者,这对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鼓励。其实,现代舞平台还应在综艺之外!也在“赛场”之外!无论是行业内赛场还是综艺舞台,成为一股股现象级“清流”。以“朗读”“配音”“歌剧音乐剧男声”等内容制作的小众综艺逐个破圈,为《舞蹈风暴》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这让人不禁感叹,如今只有趋向高品质的“小众”节目,才具有破圈潜质。

精英舞者、主流舞者、边缘舞者、头部舞者、素人舞者,都拥有各自的观众群体。但我意识到,是时候面对一个小众舞蹈走向大众的时代了。舞蹈既有“小众”的文化担当,也可以有“大众”的喜闻乐见,还有介于其间“分众”的可能。综艺带来的或许是某舞者的“粉丝”,也会有走进剧场的舞蹈“观众”。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